

歐陽文忠全集

冊一

歐陽文忠全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乾隆丙

寅祠堂本校

桐鄉陸費達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乾隆二十四年欽奉

御製歐陽修小像詩并序

侍郎裘曰修典試江南道滁州見醉翁亭故蹟彼有藏歐陽修小像者攜以來舉沈德潛爲乞文徵明題辭故事允其請書以還之

是誰三鬣儼圖諸太守風流憶治滁題詠名高宋人物幅間有李端叔晁悅之所題贊操絃韻軼古樵漁謂蘇軾醉翁操翁之樂者山林也像亦何妨水月如使節新從釀泉過依然鄉井下風餘

詹事府臣金鉉恭和

聖韻

曠世遭逢信有諸當年遷謫始來滁溪山託興傳遺像

雲漢流光照夜漁八代起衰良可繼千秋定論更誰如
輶軒到處憑搜訪風雅都沾

睿藻餘

歐陽修嗣孫臣安世恭和

聖韻

我祖遭逢洵美諸爭傳使節道於滁廬陵今日昭

雲漢潁水當年想佃漁

天語燭人光燦燦神容遺世鶴如如豈惟舊守承

恩寵奕葉孫枝拜慶餘

居士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二字一作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

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子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

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
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
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
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
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敘編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時任翰林學士

四朝國史本傳淳熙間進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巍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渙忽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藁闕於世學者不復道修游隨得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晝停食夜忘寐苦志探賾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撓以吏事修以故欲得盡力於學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詒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勸

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略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修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勵不顧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

存又言忻代崑崙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虜有朝廷
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
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
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
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
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
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
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修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爲朋黨欲動
搖大臣必誣以顓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
人一旦罷去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
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召判流內

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爲修奏乞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修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各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瀆隸德博必

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祐元年水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修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政事堂所論或矯異他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

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爭論不已指修爲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譴修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本以風節自持旣數困汙讎纔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爲王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不悔也爲文天材自然豐約中度其

學推韓愈孟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薦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名言中子棐棐字叔弼廣覽彊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爲此因書以遺之用廕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修所爲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修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免喪始爲審官主簿官

制局檢詳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員多請令二十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調選棐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也且所爲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儒人老於場屋者也閔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霑祿而後歸今乃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理爲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恃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之潞州旋又罷去奪校理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

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裴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卽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年六十七。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興，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復起關百川之頽波，導之東注。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修，用矣而不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修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尸而祝之可也。